



侦探长和

[比]乔治·西默农 著

张继双 译



侦探长和乞丐

[比]乔治·西默农 著

张继双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该书翻译了比利时当代著名作家乔治·西默农的两个中篇小说：《侦探长和乞丐》与《家丑》。这两篇小说是西默农的连续性长篇小说《麦格雷故事集》中的两部。

作者通过巴黎司法警察署侦探长麦格雷使破的两桩奇案，把笔触伸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表面繁荣下，医生、教授、马戏团明星沦为乞丐的悲惨生活，揭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荒淫无耻的丑恶嘴脸，鞭挞了资产阶级家庭内部的道德沦丧，抨击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

乔治·西默农是比利时皇家文学院士，以写犯罪心理分析和侦探小说蜚声文坛。他的作品朴实、严谨，思想内容深刻含蓄，艺术构思不落俗套，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心理学价值。这两篇小说，情节曲折，故事生动，文字简洁优美，人物栩栩如生，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

侦探长和乞丐

〔比〕乔治·西默农 著

张继双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1/32 8印张 165,000字 印数：1—85,5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602 定价：0.65元

目 录

侦探长和乞丐.....(1)

家丑(133)

侦探长和乞丐



第一章

侦探长麦格雷在奥尔沃码头和玛丽桥之间停了一下，但只是一霎那，大概只有几秒钟，说不定还不到一秒，就连走在他身边的法警拉班特也没有察觉。探长的心又回到了同伴这样的年轻时代。

这显然同这里明洁、清新的空气有关。在他年轻时，这样的早晨很多。那时，他刚当上交通警（巴黎人称作治安警），整天在街头巷尾转来转去。

今天是三月二十五日，已是初春季节，夜里又响了几声雷，下了一阵雨，空气格外新鲜。麦格雷今年第一次把大衣放在办公室的壁橱里。阵阵清风吹来，翻弄着他那敞开的上衣。

由于对往事的短暂回忆，他不禁又迈起了过去那种不紧不慢的步子，看上去既不象有事的人，也不象在大街上观赏新菜单的闲汉。

他背着手，环视周围，向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欣赏着早就不感兴趣的初春景色。

由于路程很近，他们没有坐司法警察署的汽车，徒步走在码头上，经过巴黎圣母院门前空地时，惊飞一群鸽子。那里已经停着一辆从科隆区开来的黄色旅行车。

穿过铁旱桥，他们来到圣·路易岛^①上。麦格雷看见，

① 圣·路易岛——巴黎市富人区。

一家敞开窗子里有一位身穿工作服、头戴白色绣花帽的女仆走过；远处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年轻屠夫正在卖肉；一个邮递员正从一家住宅里走出来。

柔嫩的幼芽给树木罩上一层密密麻麻的绿色斑点，点缀着初春的黎明。

“塞纳河的水位还是这样高。”一直没有开口的拉班特说。

这是真的。雨一直下了一个月，偶尔停止几小时就是很难得的。天天晚上，电视上都有河水上涨、洪水淹没城乡的镜头。淡黄色的塞纳河水，漂浮着木片和破箱子，滚滚而下。

他们绕过波旁码头，来到玛丽桥边。当他们安静地走过桥头时，望见下游有一条浅灰色的平底船，船头画着总公司的红、白三角形，船体上写着“普拉图”号，船上的吊车正在卸砂子，嘎嘎的机器声响和城里的嘈杂声音连成一片。

上游，离“普拉图”号五十米左右，还有一条船。船身很干净，好象刚刚刷洗过。一面比利时国旗懒洋洋地飘在船尾。白色舱房旁一个婴儿睡在布制的吊篮里。一位褐发、高个的男子站在那里望着码头，好象在等待着什么。镀金的船名是“德·兹瓦特·兹瓦昂”，用佛拉芒^①文写成。麦格雷和拉班特都不懂它的意思。

十点差两三分种，他们来到则肋司定码头，当他们下了斜坡，走向港口时，突然一辆汽车停在跟前，从车上下来三

^① 佛拉芒——比利时的一个民族。

个人，车门随后“咔嚓”一声关上了。

“瞧，我们同时赶到了。”

他们也是从司法警察署来的，不过是来自警察署的最高权力部门。这三人是代理监察官巴兰，预审员丹几日和一名老书记官。麦格雷虽然经常同这位书记官见面，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上班的人和对面人行道上玩耍的儿童都知道他们是从警察署来的。在春光明媚的早晨，他们的举动确实显得与周围不够和谐。代理监察官从口袋里掏出金质烟盒，习惯地向麦格雷递来，但麦格雷嘴里早就叼上了自己的烟斗。

“噢，我忘了……”

巴兰身材高大、削瘦，一头金发，引人注目。麦格雷深知，他是警察署的一位专家。预审员丹几日，是个矮胖子，衣着不大讲究。预审员有各式各样的人，但监察院的预审员多数都象部长们的专员一样讲究仪表，注重穿戴，神态傲慢。

“走吧，先生们！”麦格雷招呼道。

他们走下高低不平的斜坡，来到离船不远的河岸。

代理监察官问：“是这条船吗？”

麦格雷并不比他们多知道多少。他是从日志上获悉夜间发生的案情，半小时前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参加监察院的现场检查工作的。

他很乐意参加这项工作，这可以使他旧地重游。他们五个人从跳板上上船。那位褐发、高个的船员走过来迎接他们。

“把手伸过来，”船员对领头的代理监察官说，“这样稳当点，是不是？”

他说话时，带佛拉芒口音。脸上楞角分明，双目炯炯有神。两条胳膊很长。他的动作就象佛拉芒自行车运动员比赛结束后发表演讲一样。

这时，附近“普拉图”号船上卸砂子的吊车声显得更响了。

“您是约夫·万·伍特吗？”麦格雷瞥了一眼手中的纸头问道。

“对，先生，我就是约夫·万·伍特。”

“您是船主？”

“当然啦，先生。不是我，还能是谁呢？”

此时，一阵饭菜的香味从船舱里飘出。舷梯下铺着一块撒花漆布，一位年轻标致的女子在上面走来走去。

麦格雷指了指摇篮里的婴儿，问：

“您的儿子吗？”

“不是儿子，先生，是个丫头，叫约兰德。我姐姐也叫约兰德，是她给起的名字。”

代理监察官巴兰想盘问一下，便示意书记官做记录。

“请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好。捞他时，那条船上的同事帮我一起干的……”

约夫·万·伍特指着“普拉图”号船说道。下游，“普拉图”号船尾上，一位男子靠在舵上，两眼望着这里，象在等待盘问。

一只拖船和四条平底船鸣着汽笛，缓慢地逆流而上。当

• 6 •

不久，首先出现一条狭长的平底船，船头画有红、白、黑三色三角形，船体上写着“普拉图”号，船上的吊车正在卸砂子，嘎嘎的机器声响和城里的嘈杂声音连成一片。

上游，离“普拉图”号五十米左右，还有一条船。船身

它们和“德·兹瓦特·兹瓦昂”号走平时，约夫·万·伍特都要扬起右臂，挥手致敬。

“您认识落水的人吗？”代理监察官巴兰继续盘问。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您在这个码头停留多长时间了？”

“昨天晚上我从日蒙出发，到鲁昂卸石片。我想穿过巴黎到苏莱斯诺水闸过夜，可机器突然出现了故障……我们是不愿意在巴黎过夜的，您明白吗？”

麦格雷看见远处有两、三个叫化子站在桥下，其中有一个女的，很胖，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

“经过是怎样的呢？他如何跳下水的？”巴兰继续问。

“我不认为是跳下去的，嗯，先生。假如是跳下去的，那另外两个人来干啥呢？”

“出事时是几点钟？您在什么地方？请详细谈谈。您是黄昏抛的锚吗？”

“是的。”

“您看见桥下有叫化子吗？”

“我没注意。几乎天天都有。”

“后来，您干了什么？”

“和余贝尔、安克一起吃晚饭……”

“余贝尔是谁？”

“是我兄弟。他和我一起干活。安克是我老婆，她叫安娜，可我们都叫她安克……”

“后来呢？”

“我弟弟换上礼服上舞场去了。他这年纪正是跳舞的时

候，是不是？”

“他多大了？”

“二十二。”

“现在他在船上吗？”

“他采购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晚饭后，您干了些什么？”

“我修了一下发动机，有个地方漏油。我打算今天早上起航，所以尽快修理一下。”

他好象很不习惯同警察打交道，一个个打量着他们，两眼膘来膘去，流露着不信任的神色。

“您什么时候修完的？”

“没有修完。今天早上才修好的。”

“听到喊声时，您在什么地方？”

他搔了一下头，望着眼前甲板上那片明净发亮的地方。

“开始，我在甲板上抽烟，想看看安克是不是睡了。”

“几点钟？”

“十点左右吧，我也说不准。”

“她睡了吗？”

“睡了，先生，小丫头也睡了。她正长牙，有时夜里老哭。”

“您又去修发动机了？”

“是的。”

“舱房里黑了吗？”

“是的，先生，因为我老婆睡了。”

“甲板上也黑了吗？”

“当然。”

“后来呢？”

“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听到有机器的响声，象是有汽车停在了附近。”

“您没有上来看吗？”

“没有，先生，为什么要上来看呢！”

“继续讲下去。”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咻通一声……”

“象有人掉进了河里？”

“是的，先生。”

“那？”

“我爬上舷梯，从窗口伸出头一看……”

“看见了什么？”

“两个男子正往汽车那边跑。”

“就是说真有一辆汽车了？”

“是的，先生。一辆红色的贝诺 403 汽车。”

“天还那么亮？能看清汽车？”

“正好对面墙上有一盏路灯。”

“两个什么样的男子？”

“小个子穿一件浅色雨衣，宽肩膀……”

“另一个呢？”

“没看清，他已经钻进汽车。很快，车就发动了……”

“您记住荧光粉做的车号吗？”

“什么？”

“车号。”

“我记得有两个9字，结尾是75。”

“您什么时候听到喊声？”

“车子开动后。”

“也就是说，从这人被扔进水里到呼救，还有一段时间？不然，您会更早听见喊声的？”

“我想是的，嗯，先生。夜里比现在安静。”

“那是几点？”

“过半夜了。”

“桥上有人吗？”

“我没有往上看。”

码头上的行人看见有人在甲板上争论，便停住了脚步。麦格雷发现，那几个叫化子好象也走近了几步。至于吊车，它继续卸砂子，一铲一铲的砂子被送进等候在那里的卡车上。

“他呼叫的声音大吗？”代理监察官继续问。

“是的，先生。”

“什么样的喊叫声？是求救吗？”

“他叫了一声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后来……”

“您干了什么？”

“我跳上木筏，解开了缆绳……”

“您能看见水里那人吗？”

“看不见，先生……不是马上就看见的。‘普拉图’号船老大大概也听到了叫声，他在船上跑来跑去，象用钩竿打捞什么。”

“继续说下去。”

佛拉芒人好象很认真，但很吃力，他前额上的汗水象断

线的珠子一样直往下滚。

“他说在那儿，在那儿……”

“谁？”

“‘普拉图’号船老大。”

“您看见落水者了吗？”

“有时看见，有时候看不见……”

“因为他的身子往下沉，是吧？”

“是的，先生，水往下冲……”

“您的筏子也往下冲吧？”

“是的，先生。我的同行是跳上来的……”

“‘普拉图’号上的同行？”

约夫·万·伍特噤一声，舒一口气。他一定认为对手不怎么高明。对他说来，这仅是小事一段，生活中总会碰上几回的。

“您俩把他捞了上来？”

“是的。”

“他当时的情况如何？”

“在筏子上时，他还睁着眼哩，后来就开始吐水了……”

“他什么也没有说？”

“没有，先生。”

“看样子，他害怕吗？”

“不，先生。”

“他的表情如何？”

“看不出来。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动过，但嘴里还往外吐

水。”

“他一直睁着眼吗？”

“是的，先生，我以为他死了。”

“你们呼救了吗？”

“没有，先生，我没有呼救。”

“‘普拉图’号同行呢？”

“他也没有呼救。有人在桥上喊过我们……”

“这就是说桥上有人？”

“这时候，是的。他问我们是不是有人溺水，我说是。

他说要去报告警察。”

“他去了吗？”

“肯定去了。因为过了不大一会儿，来了两名骑自行车的警察。”

“开始下雨了吗？”

“把落水人放在甲板上时，就下起雨来，还响雷呢。”

“放在了您的船上？”

“是的。”

“您妻子醒了吗？”

“舱房里亮灯了，安克披着大衣看着我们。”

“您什么时候发现他出血的？”

“把他平放在舵旁时。血是从他头上的一个缝里流出来。”

“缝？”

“一个窟窿……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警察很快就来了吗？”

“可以说很快。”

“通知警察的那个人呢？”

“我再没有看见他。”

“您不认识他？”

“不认识，先生。”

要想在晨曦中充分想象夜里发生的一切，还要做一番努力。约夫·万·伍特似乎想尽量说得清楚一些，他努力寻找字眼，一字一句从佛拉芒语翻译过来。

“您肯定叫化子在被扔进水里之前，头上先被人打伤了吗？”巴兰继续问。

“大夫是这么说的。警察找来了一名大夫。过一会儿，又来了一辆救护车把他拉走了。后来，我冲洗甲板，上面有一大滩血……”

“照您看，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我不知道，先生。”

“可您对警察说……”

“我讲了我的看法，是不是？”

“请重复一遍。”

“我想，他可能睡在桥下……”

“以前，您从来没有见过他吗？”

“没有注意，因为桥下经常有人睡。”

“好。一部汽车来到了坡下……”

“一辆红色汽车……这我敢肯定。”

“它停在您的船附近？”

他点点头，用胳膊指了指河岸。